

在齐河,有个豆腐窝水闸

·梁衡·

水闸是干什么的?拦洪蓄水、调节水流,是天生与洪水搏斗、逆水而生的“拼命三郎”。但有谁见过巍然如山却寂静无声、与黄河相伴五十年而滴水未沾的水闸呢?有,山东省齐河县的豆腐窝水闸(见左图,作者摄)就是一个典型。

黄河自青海发源,至内蒙古的托克托县河口镇为上游,再至河南省荥阳市桃花峪为中游,直到入海口为下游。黄河上游占全流域面积的45.7%,却形成92%的泥沙,经过湍急的晋陕峡谷,一股脑地全部压向了只占流域面积3%的豫、鲁下游之地,直接抬高了下游的河床。

都说黄河之水天上来,殊不知与之相伴的还有滚滚黄沙,水过河南开封时已经与城墙齐平了,直到入海都悬在空中,让下游的人提心吊胆。而黄河也极其任性,哪一天不高兴就弃堤而走,历史上特大的决口改道六次,小决口无数。它曾北夺海河入渤海,南夺淮河入黄海,它成就了丰沃的土地,也曾威胁着百姓的生存。

黄河总是在筑堤、决堤、改道中循环,人与水做着漫长的拉锯战。直到1972年的一天,在黄河下游河堤最险的地段之一——号称“黄河咽喉”的齐河县豆腐窝,人与水开始了一次心平气和的“谈判”。这里向来有“开

了豆腐窝,华北剩不多”的说法。黄河携万里之势,挟十六亿吨泥沙之威来上门对话。齐河人则一片诚心:“黄河,不要再闹了。你挟沙远行到此也已很累,我给你修一座大门,出得门去大片空地,足够你横躺竖卧。行不?”黄河说:“不是我要闹,实在是年年淤积抬高,逼得我走投无路。”齐河人说:“我们现在就动工。”振臂一呼,二十万众上阵,八个月为黄河筑起一个新居,六个乡镇、近五万人搬走,空出一百平方公里土地。同时盖起一座八层楼高的七孔水闸。黄河为这份诚心所感动,五十年间竟没有一次来“敲门”。闸前黄河滚滚去,闸后草木悄悄绿。

我曾两次到豆腐窝水闸。第一次是到堤上看一个治水史迹展,偶遇水闸。1958年这里发生过特大洪水,水与堤平,万人抢险。有两位民工巡堤,见一处管涌急喷,手边没有合适用料,一人急屈身坐进管口,犹如战士以身堵枪眼。另一人爬上堤岸大呼求救,何等惊心动魄!1970年9月齐河堤防段研发制造的黄河第一艘吸泥船下水(见右图),命名为“红心一号”,



后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你想黄河水每立方米含沙高达几十到几百公斤,吸泥船一小时出水七百立方米,这一口吐出了多少泥沙?这在当时是大新闻。如今这条船已退役,现正静卧岸上接受游人的礼赞。

豆腐窝水闸离这个展览馆不远,陡峭的闸墙,粗大的钢缆,冰冷的铁门。它没有故事,也没有上过什么报纸,游客更不会注意到它。工作人员说,你别看它这样安静,每年这闸门总要轰隆隆地提升几次,试试运转灵不灵。闸前的土层里预埋着炸药。遇有紧急情况,一声雷鸣,土门开,洪水就夺门而出。但是五十年来这种情况还没有过,黄河一直遵守与人的承诺。

那次离开豆腐窝水闸后我心里总有一丝的惆怅。我们平常一提治黄,就是三门峡、刘家峡、李家峡、龙羊峡、小浪底……可有谁知道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豆腐窝”呢?谁会想到它、歌颂它呢?“为隐者传名,为无名者立传”是记者的职责,我于心不忍,两年后重访豆腐窝。

正是深秋季节,红的高粱、黄的玉米、白的棉花,大地一片五彩斑斓。水闸脚下是一条水泥路,阳光下村民晾晒的玉米、棉花堆积如山,豆腐窝变成了金银窝。我说这样不妨碍闸门的起吊吗?工作人员说近年黄河上游治理有成,下游河床降低,危险已经解除。豆腐窝水闸已光荣退役,将成文物。我立即想到闸外那一百平方公里的备

用土地,即问怎么样了?他说因祸得福,备用了五十年,现在升值无法计量。于是我又花了两天的时间去逛这个水闸的后院。这里已经入驻了不少高新企业。有大型游乐园,过山车惊险刺激;有野生动物园,长颈鹿的头伸到二楼阳台上去吻客人的手;有珍宝馆,我第一次看到传说中的夜明珠,比汽车轮子还大,在黑暗中熠熠发光。而传统农业也大放光彩,大型粮库的粮塔高耸入云,当地的美食手工挂面居然细得能穿过针眼去,而且还是空心的。最可看的是一座博物馆,在诉说黄河的历史。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化石,庞大的黄河古象正向我们走来,其它还有各种飞禽走兽,都是些远古的生命,那时还没有人类,但已经有了黄河。五十年前人送黄河一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五十年后黄河又分毫不少地还赠于人,上面还附加了这么多的宝贝,豆腐窝变成了科技窝、财富窝、欢乐窝。人敬自然一尺,自然敬人一丈,水闸为证。

还有一件事未了,就是这闸的设计者是谁?几经查访不得其详。我想他们和这水闸一样,本来也是不想留名的。但他们与闸都有功于世,何忍其没于尘埃?遂书见闻,是为记。(原载6月19日《人民日报》)

20世纪30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在陕甘边境的照金创建红色根据地,之后北上,迎接长征过来的中央红军,有了令世界瞩目的延安时代,改变了整个中国。

从我的老家黄堡东原远眺照金,直线距离也就五十里地。祖辈在种庄稼之余,经常驮骡子驮炭贩盐,出入北山,那里是歇脚的一个遥远的小客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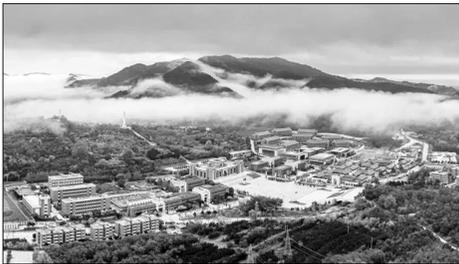
我曾几次走进照金,一个偏僻的山区村落,在近年旧貌换新颜,出脱成了一个红色旅游与城镇化并存的现代风情小镇。

在照金,有一座葫芦状险峻雄奇的薛家寨,曾为苏维埃政府驻地和红军后勤基地。而早在一千年前,北宋时期当地画家范宽一幅名作《溪山行旅

图》,让薛家寨美景声名远播。

有一次,我从谷底沿陡峭的台阶,攀着铁索扶手,汗流浹背地登上了高耸入云的薛家寨。遥想当年,红军凭借大自然赐予的天险,在寨洞里设立了修械所、被服厂和医院,习仲勋就在此养过伤。寨内崖洞狭窄低矮,有水滴渗出,土坯炕,石板桌凳,小油灯照明。作为陕甘边民主政府的驻地,先辈们在这里运筹帷幄,领导武装斗争,打土豪,分田地。面对敌人的疯狂“围剿”,拼死坚守,最后

照金纪行 ·和谷·



不得不沿山后绝壁撤离,在树枝上系绳索滑到了峪口。多名女游击队员遭遇敌人威逼,跳崖牺牲。

我为之悲怆,深深地弯下腰,随手捡起草丛中一枚小石子,绛红色的,棱角分明,湿润如玉,其细腻的纹路,分明渗透着烈士的鲜血。

又一次前往照金,我从铜川新区沿高速公路行驶,不过半个钟头便抵达照金镇。有着丹霞地貌特征的山峦,雄踞于蓝格莹莹的天边。而遍布山川的树木及草莽一派葱茏,色彩分外斑斓。

深藏在山坳里的镇子,不见了印象中的土屋茅舍和柴棚,与鸡飞狗跳的院落和袅袅炊烟,狩猎游牧、农耕文化的时代渐行远去,映入眼帘的是错落有致的低层现代建筑,粉白墙壁,门窗透亮,石板铺路,花木扶疏,周折往复地构成了

几条恬静的购物小街。青年驴友们在此建立了连锁基地,里面有读书室和咖啡茶座;在徒步或骑车探访周遭人文地理如薛家寨、香山寺、石门暗道、秦直道归来后,在此新客棧宿营。小镇建有照金书院,设有休闲娱乐文化场所。游客络绎不绝,参观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瞻仰纪念碑,然后寻访遗址,登高望远。眼下,极目望去,这片壮美的山川,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怒放着血色之花,英雄之花。

随着游人从山上下来,观赏风情小街,品尝耀县小吃如咸汤面、荞面饸饹和窝窝面,带几样土特产回去,不枉来了一趟照金。我与在店铺门口晒太阳的女子聊天。她说,自己原来从山里到城里打工,搬迁到镇上后租赁了这个门面,专卖换季旅游服装,收入比打工高多了。客人少的时候,就与开店的姐妹们聊天,看人来人往,过得自由又充实。

繁星满天,新月挂山峦顶上,似乎一伸手就能摸到。晚来风急,山里有点冷了。晚上的家常便饭,是与当地干部在镇政府灶上吃的。热蒸馍,

红豆小米汤,炒鸡蛋,蒸碗肉,青辣子炒洋芋丝,吃到了家乡的味道。灯光下,一起聊当年红军在照金的故事,聊红色旅游的潜力和城镇化的前景,充满了思考与希冀。

离开照金的那天早晨,去了离镇子不远的寺坪村。在山坡上的小院里,一位白发老人正在阳光下斫柴,他就是90岁的老红军潘西顺。老人有点驼背,步履依然稳健,两眼炯炯有神,说起话来声音洪亮。

潘西顺祖籍山西,爷爷辈上来到照金,种几亩薄地。当时他还是个八岁的孩子,扛着红缨子枪站岗放哨。一到反“围剿”时,红军就带着群众赶紧撤,家里养的猪也跟着在后边跑,转移到山林里打游击。游击队经常住在牲畜圈里,打扫了粪便,垫上一些干土,弄些麦草柴火取暖,提着脑袋干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照金当了副乡长,这期间曾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的亲切接见。

尽管年事已高,老人思维敏捷,他也曾接受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女儿的专访。老人说,看到照金变得跟城里一样,当初连做梦也不敢想。

传说隋炀帝巡边至此,睹景而叹曰“日照锦衣,遍地似金”,这里便称为照金。告别老人,回望阳光下的照金,也真个满眼是金。

·文旅报道·

近日,陕旅集团旗下华清宫公司加入金钥匙国际联盟授牌仪式暨金钥匙授徽仪式,在华清宫景区举行。这是华清宫公司首次与金钥匙国际联盟携手合作,通过引入个性化、专业化、国际化的金钥匙服务体系,开展系列培训活动,致力于把华清宫景区金钥匙服务打造成华清宫用心服务体系楷模,秉承“用心+极致、满意+惊喜”的理念服务于每一位游客,标志着景区的管理和服务水平向国际最高服务标准行列迈进了一大步。



仪式上,双方就金钥匙组织的起源发展、现状、服务理念和服务文化进行了详细的展示和分享(见图)。华清宫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产品是基石,服务是核心。金钥匙“专业化、个性化、国际化”的服务理念与华清宫不谋而合,双方的合作将推进陕西旅游业整体服务质量的提升,携手打开双赢乃至多赢的新局面。

协办单位:陕西旅游集团 版面主持:季冉
特约主持:贯钊—曹波 杨涛